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安集卷十

元 揭傒斯 撰

記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

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是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二楹又刻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頖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

有三年陞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五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敎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内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敎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

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汙隆以科舉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畆則行乎畎畆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哉而不為之教與勸也

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
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
正不為威名而人敬畏之葢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玄徼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
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履
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
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嚴風氣呰窳郡西湘山又

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之廟荒圮穿漏曽莫顧者罷輭者以民勞為解貪墨者以廩薄為辭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欽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黄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㖟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崕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戚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

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辟廟南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衆昔靖之鄙為群獠刼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供不敢追逭及郭侯為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吏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虜而

王共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浚力以奉无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僇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灌瀧水合流

其下葢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向方哉廬陵舒城長實喇布哈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兹邑首理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儒之所以為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山庄故基於東

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没於寺者㨿山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功作書院以奉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麗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范鳳瑞割田二百畆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飢疫未復郡

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樂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長老呵責詬怒惟恐見絶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為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并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為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為強國最後宋室南遷頼其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為學其可得乎

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繼出而學校之教犇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究其禮此非上之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畀爾以賢長吏一以詩書禮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陳其器設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作書院意也師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删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黄文節二人嘗過其

山莊故合祠於堂之北是役也建始於天歷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惟涿州孔子廟器皆尚陶殘缺苦窳將事者恥焉覩者議焉有

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領教事始白於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齋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覩俯仰嘆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從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罍斝尊卣之屬皆範銅為之也皆

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為之歟彼皆欲為長久計也皆欲為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之觚為觚金之觚為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為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葢有虞氏之所尚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

何由生禮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儀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以郡縣皆立

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為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大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為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為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

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湖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為三皇廟學壊撓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塈而黝堊之白殿堂徂門凡為屋五十有二楹巍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

非敢置議醫家既得専祀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漫其祀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禮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愼哉左君閭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賛其力成者醫學敎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敎授李顯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為之書

建都水分監公署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

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縱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插以備奔軼冲射水將涸則發徒以道淤閼塞崩潰時而廵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

詹事翰林太醫二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
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狃
私毋沮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
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
承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
所咸底於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儉陋吏側立無所
爰告於衆曰予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
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群吏何所聽令

鄉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兖豫數千里共億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絶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石寫材為堂於故署之西偏隅隩廓深周阿崇穹藻繢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湢整密峻完前列吏舍於兩廂次樹洺魏曹濮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内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内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於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

縱觀仰愕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于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内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兹者鮮不著勤焯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為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

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傒斯為之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為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嚕噶齊善昌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

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群山俯視藻井朝陽夕陰如神往來稚耋男女蟻行而上俯視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為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刋木為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恱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濂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記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兹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

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靡届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官揭傒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

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鷲溪之濵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於四境耕種之民交於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翫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

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者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賔容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為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榜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必求其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早夜以孳孳死而後已於是聖人始

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丘又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根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益壽至百三歲云

天歷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記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屹湧殿壁為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

樂其功明年介予女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上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吾當福汝民乃伐杉為三神象冠服形類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饗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為淨感淨應淨佑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

也蓋木德之鍾木主仁故為善不為惡為祥不為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兹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兹山與天地無窮兹神亦與山為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為無窮也然非兹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於乎而民其益務為善毋使見棄於神哉天歴三年夏四月朔揭傒斯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髙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乃祖

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李梨栗為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為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禮所手植也東池之外又為大池春夏

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為堂八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為堂六楹以館賓客又北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又所以為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嚚之吏不及於門田園山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政不嬰於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吊之事不得闕説日坐亭上與園

丁野老論農圃之業除其榛穢修其經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化以誉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烟水交錯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禄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予記之爲序其説俾刻於亭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政柄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祀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祀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子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

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部閭通敏惠奉法循理為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剏田百畆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葢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禧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公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

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

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由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悦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壊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以厭水患然不可攷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既倡義以敞其摟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

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令則碑為秦温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俟江次龍輒薦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名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鄰人葬之程之左滏絳水之濵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崗鄉人祠之始此

自唐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為崇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曰永濟改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為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蝹非產龍徒以豢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為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孫有所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以感雷電

降雨澤鼓濤浪摧崕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霞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悖忠賊仁害義自絶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温者攝象州守部餽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若出荅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茍為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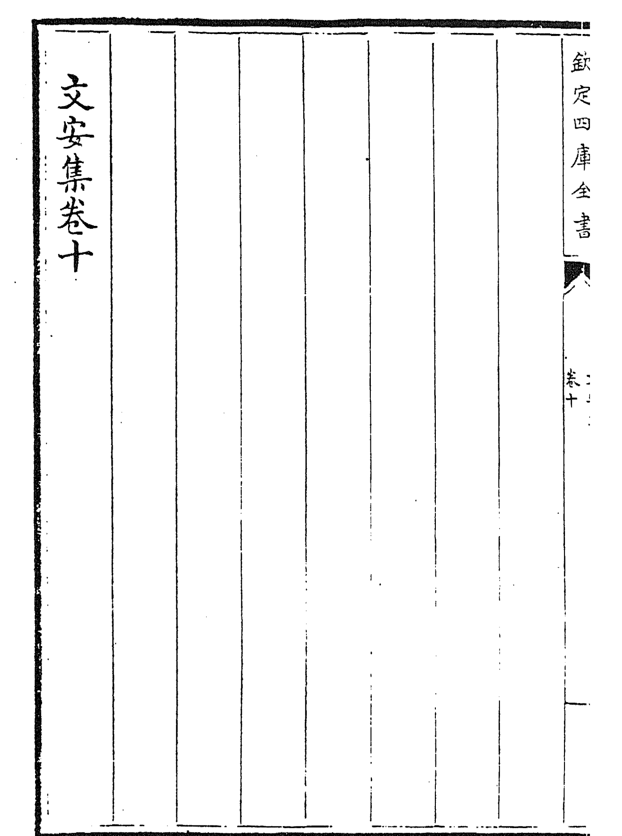
敢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易州定興縣城隍廟記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無封其垣屋器服一擬於王者雖有彊毅聰察之吏不敢廢水旱疾疫必禱焉易之定興廟於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虧莓牆蘚砌黮然雲興肅焉風行過者悸心入者易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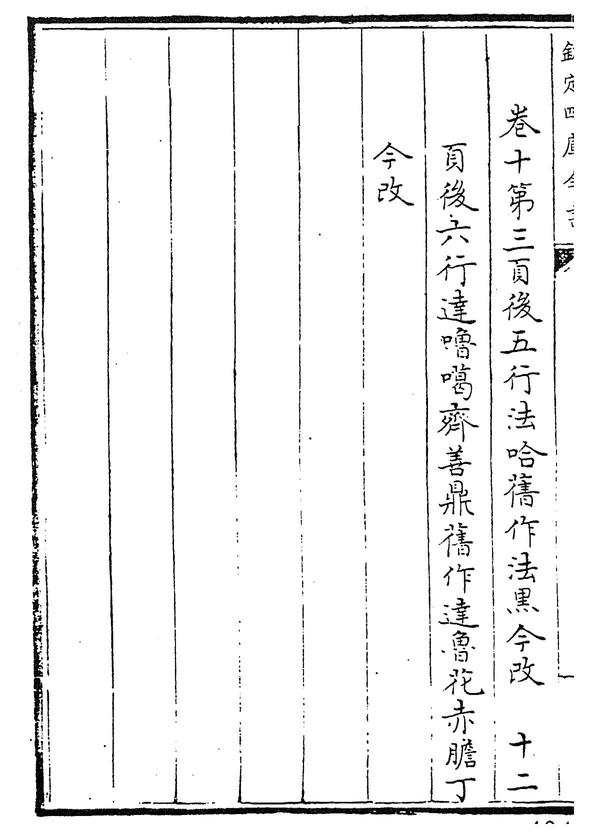
禱亦輒應屋之撓壞缺漏以時葺之無所改作而垣獨完於是邑人張伯祥等因翰林從事杜德遠謁記勒石夫山川之蓄都邑之會民物之富精合氣融動必有神神者陰陽之至德禍福之樞機也體之則應感之則通非有待於祠祀尸祝祠祀尸祝古人所以事神非神之本也後世殫財力竭智慮黷法亂制求以事神神其享之乎惟茲廟侈不陵節儉不失度庶幾能以禮事神者宜祭享而民寧然記者所以著始末敘因革今皆無所

於考獨記其事神之有禮也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記



文安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二頁後二行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華今改　三頁前五行諾海舊作納懷今改後仿此　五頁後五行伊蘇嗒喇齊舊作也速答兒赤今改後仿此　六頁後四行綽爾齊舊作抄兒赤克噜倫舊作合祿魯今並改後仿此　後五行圖爾罕舊作禿魯罕又托里台舊作禿林台今並改　十一頁後六行實喇布哈舊作燮理普化今改後仿此



卷十第三頁後五行法哈舊作法黑今改　十二頁後六行達嚕噶齊善鼎舊作達魯花赤膽丁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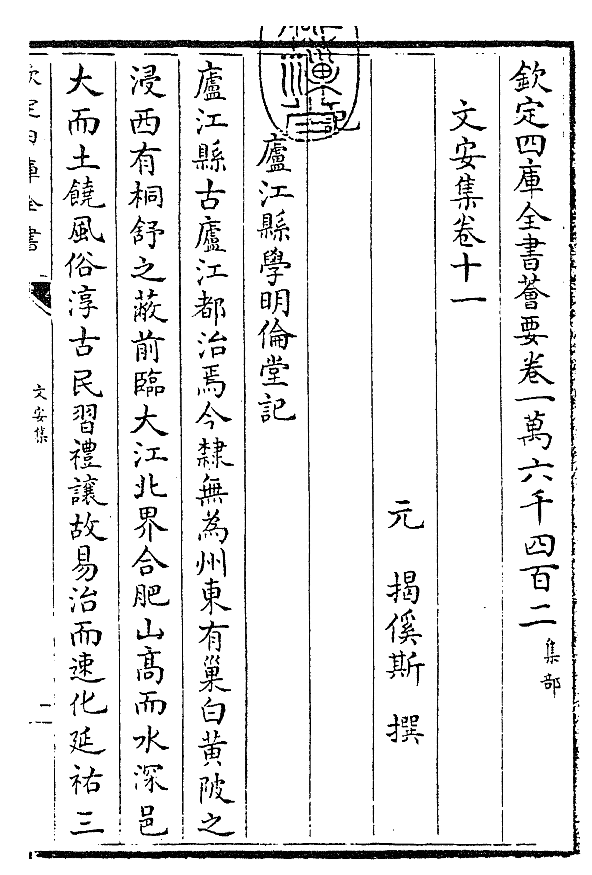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安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文安集卷十一

元 揭傒斯 撰

廬江縣學明倫堂記

廬江縣古廬江都治焉今隸無為州東有巢白黄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薮前臨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饒風俗淳古民習禮讓故易治而速化延祐三

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廟後九年邑令張導禮更為神像及禮器至順二年春二月碭山成君克敬繼為茲邑祗謁先聖師退即明倫堂教官以下以序列坐歷問風俗臧否吏民所疾苦今古賢士孰忠孰孝各以所聞知敬對起瞻棟宇摧撓腐敗慼然曰是固出治之本乃爾而緩乎即日出私錢為民倡合所得緡錢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即工秋七月戊子落成凡為屋六楹丹堊藻繪高壯宏麗始與廟稱於是人皆知君所以為治之

意不待敎令曰趨於善明年夏屬舒城宰實喇布哈請
予記夫明倫之說具在六經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
已若堯之惇敘九族舜之敬敷五敎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化民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敎皆是道也是故
君不君則天道乖臣不臣則地道睽父不父子不子則
人道絶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間哉君子受於
天承於師脩於身施於家行之於鄉居一邑則以之治

一邑居一州則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責則以之盡天下之責不以上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從而怠其教彼方以去禮絶義為悦我則曰天敘天秩不敢廢也彼方以殫財毁質為欺我則曰福善禍淫不敢誣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子之學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獨為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為升其堂立其庭為師弟子者之告吾聞邑有文翁者有周瑜者有毛義者

雖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時之士然其所以事親事君之道有能跂而充之亦庶幾焉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興宗成君字簡卿葢賢大夫云

靖州廣德書院記

靖州居楚極壤洞庭瀦其左巴蜀據其右狑獠與鄰猨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習也然其民好鬭而勇於為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自魏文靖公竄靖

州士始知學近來有粟朝儀者靖之會同之賢者憂其土地僻陋去上國遐遠士不典於學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迺築書院於居之里因其鄉名曰廣德厚歲幣以聘良師高廩稍以養生徒凡鄉之子弟俊茂者寠不給者咸得來學其中絃歌之音甫作而鄰徼警報當大兵督餉道學遂瓦解事定凡園田進取之務悉置益廣棟宇豐聚蓄招徠生徒繇是復振且欲示子孫毋替厥服介其友謁文於余夫民之降衷秉彛雖有居天地之外

未能或之違也故三苗負固舜舞干羽而來格越裳肅慎去中國萬里慕周德重譯而來朝至於文翁之在蜀韓柳之潮與柳皆能一旦變文身椎結之俗千載稱文獻之邦蓋可驗矣然彼皆大賢之所為德盛而化溥道高而名流其入於人也易今粟氏以窮邦韋素之士奮然鼓舞慕義以韓柳文翁之責自任亦可謂難也已嗚呼士之居是鄉游是鄉以及粟氏之子子孫孫而有違其志背其道壅文教而不宣而惟暴棄之歸復何顏以自

顧其身耶可無念哉其為屋椽礎之數若干工匠之計若干自相攸迄成之歲月廩給之寡夥咸俾刻於碑陰焉

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國初廣之增城孔子廟火於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家鄭遂以宅為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繇廣州香山令潮州經

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得故址城西冲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迴如帶始合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群工效能顧濟陽復選其材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

寸左右為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深二筵有二尺堂之東為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内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舍采禮告成於廟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修其業和民人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

非有智愚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明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為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身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為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為聖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為賢乎賢如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

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記

陟亭記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鎮買舟泝流而上未至廬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漁舟賈舶膠葛其下前挹二洲人烟雞犬出没誕漫又拏舟前行數百步有小溪出谷中仰見層巒茸擁雲木森悦遂舍舟循溪而入越五里劃然開朗左右環合風氣蓄密有巨塜隆

然在山半由塚之左又入小谷有屋數間題曰陟亭乃坐亭上召守塚者而問曰地為何曰為書堂原葬為誰曰為阮氏何字曰民望曰吾知其為人矣是嘗以年十三風雪徒步求書福建憲使出其父於獄者是嘗佐其父連山簿尉攝兵馬鈐轄撫洞猺有方者是嘗拔俘虜之子於軍中以還其友贖俘虜之母於邑大夫以還淮僧責名家之女於歌筵以還其夫且給其家使改過易行者是嘗為郡曹又為縣都曹寛海艘之役罷抗冶之

害者是嘗受知滕國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楚國程文獻公鉅夫南臺薛中丞居敬孫御史世賢者是嘗為翰林潘侍讀昂霄為監察御史時舉為江西憲掾不果用廣東帥塔喇海朝京時湖廣燕右丞公楠為司農時欲舉為掾不就者遂升高而望青原夫容天玉諸峯如劒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筆者陳乎其前東山墨潭蛇山之屬如騫如倚如據如伏如黜如紺者繚乎其後飄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蛇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横

截乎黨灘者贛江也朝暉夕景長雲廣霧明滅變化不可殫紀宜乎孝子慈孫於此興屺岵之悲而無窮也於是愴然而下復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來不可期左右皆欷歔不自禁乃就舟至郡以其狀告知往來者曰然是其仲子清江教諭浩嘗廬墓其中且將葬其父於山之左腋他日爲投老之地者也居數日浩來見戚乎其容懇乎其言與語陟亭事泣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再閱月乃請記夫父子

者人之大倫也生死者人之大故也子雖甚愛其親不能使其親之長存父雖甚愛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及夫登高丘臨墟墓不必其親之所藏未有不悄然傷懷徬徨躑躅者人之至情也況浩兄弟之孝臨其親之所藏者乎然孝於親莫大於敬其身敬其身莫大於勵其行雖歌管盈耳獻酬交錯常如陟屺陟岵之時庶毋負茲亭之所以名也嗚呼當至元風虎雲龍之世使民望少自損何所不至而寧為鄉善人以終撫其山川天

固將啓其後之人矣民望諱霖號石峯居士好學而尚義晩尤嗜佛老之書娶吴氏有四子曰均浩鐸煥女四嫁士族孫男七人是歲九月記

善餘堂記

饒有善人居安仁華蘂峰之西玉真臺之東華山之陽張果峰之北曰胡君茂卿治獄多陰德其祖父皆好善鄉之長老大夫士相謂曰易大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請以善餘名胡氏之堂又購昭文館大學士李

溥光書以遺之至順元年其子式入史館與余深相好又明年請記於余余曰夫善人孔子猶歎其不得見孟子猶聞之喜而不寐况治獄平允人所難者乎茂卿之生父益年四十有五矣甚愛之未成童好學孝謹父愈愛之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卿亦起為縣曹然在諸曹中獨異其治獄情可貸者無不貸之死可生者無不生之民亦莫不自輸其情而刑以不濫縣及貳及同列多嫉怒怨惡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為人

元貞末縣有盜捕久不得尉輒以疑似捕齊民七人曰搒掠鍛鍊之獄具移縣縣長貳皆喜且得盜立闕三木置獄中上遣使決且至卿入獄語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盜何不自言衆涕泣死不敢異卿曰汝第言當助汝否即旦夕死七人遂極言寃狀令怒不聽卿前爭曰七人一邑之人皆知為非盜以為盜者獨尉與令耳柰何欲殺七無罪以逭失盜之責失盜之責亦至死耶令默然竟釋之七人歸皆祠卿於家頃之以郡曹攝縣諸曹

長有為縣豪主錢穀致富饒者豪常欲坐以事殺而并之未得間聞與妻前夫女姦乃大喜曰即坐與親女姦罪至死遂白縣治其事縣得重賂皆許諾卿亦佯許之及捕治事有實然非親女故匿不發豪曰求閱其獄盡如指意無異獄既具上府卿密疏女族姓及祖父名牘中府閱獄見所引女族姓祖父名名謂卿曰卿真長者當為卿成此名竟以異姓女杖而出之卿為德類此名至不可數此其尤彰明較著人所常道之者後生五男

子皆秀頴出群曰吾父積善惟吾一人吾今有五子天
與我厚矣即日免歸田里養親教子縣長吏就問政事
得失隨事誠告不及於他父年八十一終卿今亦七十
餘矣敎五子皆為儒闔門雍睦人取以為法可謂善人
也已矣夫善者天地之心天之於物無所不愛善亦無
所不愛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昔于公治獄有陰德
高其門閭令容駟馬車曰後必有興者其度淺矣然其
報不爽如取諸券胡茂卿為吏治獄平身未出曹掾之

閒得五子即自貶損罷歸若欲以其餘遺子孫者固自有逕庭哉余嘗過善人之鄉問其名則皆喜而對問其人則莫不且言且頌望其居則竹樹葱蒨禽鳥之聲喈喈及其門則雞犬不驚童僕閒暇皆充然有自得之意升其堂則尊者不嚴而威卑不令而從凡如是其後未有不昌者有過番君之區行雲錦溪之上望玉真華葢諸峯求善人胡氏之家其居人有如是者必其處也

至順三年八月日記

進德堂記

彭氏之堂曰進德立訓也上念乃祖之令德下憫時俗之日替將納其子孫於善也初彭氏世居武夷宋之時其祖蔚與李丞相綱同學李丞相貴顯即謝不見李丞相鎮江西書數往乃肯來徘徊東湖上因留不去然終不應其辟遂隱居郡之新吳山中其七世孫敬則以文學宦遊四方觀四方之俗彊相併衆相陵智相傾卑尊易序疏戚易位廢禮義違政敎日甚懍然懼曰吾子孫

亦將有一於是乎乃歸作是堂以示訓故去華就樸以教儉高廉重階以教嚴歲時奉烝嘗以敎孝序尊卑以教敬存孤弱以教慈合宗族以教和説禮樂敦詩書以教學又懼近之弗察遠之弗明也屬余疏其義以廣其訓刻石屋漏朝夕俾觀省焉余乃言曰儉者德之節嚴者德之制孝者德之本敬者德之基慈者德之愛和者德之順學者德之聚儉則財用足嚴則上下辨孝則仁義生敬則禮讓興慈則恩惠長和則九族親學則萬善

明德雖美非儉無以定其制故爲訓之始德雖備非學無以約其禮故爲訓之終由之則昌舍之則亡不可須史出乎訓之外故表名以著遠服之若華衮佩之若瓊琚嗜之若膏粱處窮約而弗濫履貴盛而弗泰蹈危難而弗懾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以充乎德之實以進乎君子之域而爲彭氏賢子孫夫如是豈惟新吳之俗將化之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國家之求忠臣良士必集彭氏之門矣敬之哉毋忝乃祖余聞彭氏之先出錢氏固

盛德之胄也夫德盛者必有後以李丞相之賢而不能
屈乃祖之高是必在後之人余於斯堂卜之矣夫作堂
以立訓述訓以發德本乎志也故不著其歲月始末及
楹礎筵几之類蔚字子革自號石溪先生敬則字静中云

常州通真觀修造記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興州通真
觀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為皇慶元年
建玉皇閣閣崇十二尋有半其材皆出於江東故山其

始也材大而匠弗勝其成也不二紀而棟已撓延祐七年龍虎山道士張君德隆嗣主觀事迺量歲之入節浮縮濫為東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顛有扶以永徐公之績為三門以蔽之使内益尊而外益固以嚴神明之居財用既足經制既定會玄教大宗師特進吴公入奏内祠請以郡之天申宫都監陳景懋提舉觀事以董之凡錢穀之計一聽其出入焉大宗師從之於是陳君惟大宗師之敎是承大宗師惟張君之託是重趨事赴

功夜以繼日涉時歷月適遺於成内則閤遂其安地儀其靈重軒洞户嚴邃深靚冬無烈風之憂夏無熇日之苦談經論道坐以忘疲外則髙甍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動過者頟手廉陛不加而峻面勢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師樂其有成也進陳君提點以昭其勤張君亦再被璽書賜號冲真明遠玄静法師以重其山夫閤雖髙有翼焉則不扶而自正宫雖閎有蔽焉則不守而自固吾於是得治國之要焉覩得徐公而地以興徐

公得張君而業以隆張君得陳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師旌善報勞而繼者知所勸吾於是又得任人之道焉是役也一舉而衆美具斯亦足矣閣之前有井極甘洌相傳呂洞賓嘗浴丹於此井之上有二古柏高十丈大數十圍一夕飛去觀始於陳大建中額由弘道三錫為今名天歷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記

袁州宜春縣逢溪山聖壽寺記

袁之宜春有逢溪山者以逢溪禪師得名或曰逢本作

濛傳燈錄失之山有寺曰聖壽即逢溪禪師所建也名與萍鄉之楊岐南源相伯仲初馬祖以佛法振江西逢溪禪師與楊岐甄叔南源道明同事之於八十四人之中故歸皆建壇場以闡其師之道唐武宗廢天下佛寺獨逢溪寺以聖壽名獲存入國朝多郡之南泉山慈化寺僧主之至順元年冬寺災長老妙愈即日發公庫錢鳩工度程斬大木伐堅石大改作之再歲而畢視舊有加焉愈閩䟽敏給亦南泉普遵宗主明照慧覺圓應大

禪師慈昱之徒也普蓮建造為天下最故愈亦稱能事云請著其事於碑辭曰有蔚逢溪馬祖之徒寔開此山數百載餘楊岐南源鼎足以居堂堂愈師是纘是圖梵攸降灾忽焉為墟愈顧而歎激烈奮揚翕集輦燼正位定方經工程力攻堅擇良罔敢或易罔敢不臧迺基迺構迺指迺授孰前孰後孰左孰右殿堂門廡庖庾庫廄高者雲覆深者谷授櫛比鱗次壯麗完厚煥若天作儼若神造世尊穆穆列衛肅肅逢溪有覺是顧是復愈師

其徒載祈載祝天子萬壽庶民五福山增其高水益其深逢溪有覺是顧是臨愈帥其徒載祝載欽天子萬壽庶民一心

廬陵縣丞馮君修造記

吉安於江西為劇郡廬陵於吉安為劇縣古號難治急則怨緩則怠怨則身危怠則政弛日惴夕惕僅免於戾然亦未嘗無名守令也延祐六年冬十月之望監察御史部行至郡視故醫學前直嚚市傍切獄垣以為非宜

喻郡亟遷之十有二月郡上曹言故廬陵縣治夷衍爽塏可遷初廢其地以為紋錦院機絡之局而縣寄棲郡治之西五萬倉至是乃命増築紋錦院以處機絡而以其地為學徙縣治舊學而復故倉三役並興悉以縣丞馮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而不辭曰吾弗為必有病吾民者至矣會是歲君當督輸即風輸者出力佐之得楮幣數千緡遣吏市木諸縣皆與木返幣木石既集乃擇廉敏吏任其事明年春正月新紋錦院堂廉坊局及

諸傍舍餘八十楹二月己未局乃遷是月建醫學為開天之殿以祠三皇六楹為兩廡以列從祀皆十有三楹門十楹外為靈星之門以備制度殿之後為講學堂六楹及庖庫之次十有八楹西為教官之署凡為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學乃遷是月建廬陵縣為聽事之堂四楹有二祭左右有次皆四楹為兩廡以居六曹皆十楹門八楹其東為都曹之署凡為屋廿楹冬十有二月庚午縣乃遷凡三役工徒之費出於寓公大家及寮佐

之所助者萬二千緡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自經始以迄於成或完舊而益新或更創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而用之一錢一粟必度其宜而給之寬不至弛猛不至殘調其燠寒時其飢渴吏無奸欺民不告勞故其成功敏而無怨言夫為政不難毋輕民力而已傳曰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節用故不傷以時故不害惟君力行之故其為政平易明信民歌頌焉大德中金華胡君長孺分教盱江攝錄事視其屋

懍將壓曰是將病吾民矣不踰月而新之或曰此非攝職也君笑而不言嗟乎惟君子為能憂民之憂樂民之樂况馮君身居其任者乎雖然有二君之心之才則可不然均為怨府矣豈必廬陵哉醫學教授嚴君壽逸剛正人也美其事請書於石以示後之為政者且以見郡之能使人也君字彥達濮人歷宜春高安彭澤三縣皆有名

昭勇廟卷雪樓記

吳折衝將軍西陵太守寧既與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之徒並立大功世廟食與國之東六十里富池之口龍光山之下後千餘年宋有天下錄前代忠臣義士復賜將軍爵一命而公再命而王七命而數物備號其廟曰昭勇門曰表忠而將軍之靈以益著自始封百七十有八年而建樓於廟之北名曰卷雪又百十有二年而燬於景定元年之兵又六十有三年為皇元至治之二年祠官九宮山道士姜守夷與里人劉舜元及其徒子如淵爰

謀爰度筮日庀事即樓故基為屋八楹中為重屋六楹崇七尋有半仍命曰卷雪之樓左顧舒蒲之渚右據黄龍之灣前俯大江後控衡廬北望長淮之外以天為際方其驚風忽起白浪晝立天低地昂川谷吐吞則思將軍之在吳也威名動山岳謀慮出鬼神奮百騎而曹瞞夜驚戰孤軍而張遼早却臨夏口而黄祖授首擣益陽而關羽退師指皖城而朱張擒入夷陵而曹仁破何其忠且勇也及夫風霽浪攝上下一碧長空冥冥白鳥孤

没則思將軍之既没也三國爲墟五運迭興南北紛紜或離或合將軍猶以餘忠遺惠陰隲下民馮大江而揚靈儼南面以顧享又何仁也登斯樓也豈不念曰以區區之吳而有江表數州之地僅足以抗蜀魏將軍一輸其忠而廟食百世况戴天履地美衣豐食佽然臣子於今之世者乎故君子立功立事必思以顯當世而垂無極斯樓之作亦非徒欲觀濤浪窮勝槩而已葢所以勸忠也以三子興復之心而屬余記不可以不書神姓甘

氏字興霸巴郡臨江人累號為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云

法印寺記

豐水之東鳳池之西有寺曰泉林宋治平三年改賜法印木有豫章楓櫧松柏之茂水有錢塘美泉之注修竹萬箇崇墉百堵自江禪師至濟十有二傳而中微自覺昇至心日十傳而復振初昇偕其徒德之廣慈撫廢墟圖前規起嘉泰訖開禧力復舊貫德再傳曰繼澄始買

飯衆之田十畝有奇澄之徒慧明復得田二十畝以為
長明燈供宋律寺覲毋買民田而明以高行絶學善為
方主翰林學士徐公經孫禮部尚書雷公宜中故得請
長明燈至於今不廢明之徒永慶慶之徒祖榮復廣田
百畝而寺之計益滋又三傳是為心日心日既嗣百廢
修舉效獻力者爭盡其用大德六年重覆佛殿祠后土
殿東先師及諸長者殿西明年重覆三門又明年兩廡
及庫庚庖湢皆撤而新之皇慶元年建法堂四楹中奉

觀音大士延祐六年樓於堂之北東上度佛書下列僧寮明年又樓於堂之東南虛中以為齋堂其東以館賓客若山門若縣鐘之樓方程材度地而申為之自大德以來凡所修營或資於人或出乎己皆日之孫福權之力也權既能盡瘁以成其祖及其師圓照之志而權之徒惟勝復能屈身貿易佐匠計勝之徒弘易日誦華嚴歸質田以相權之功是皆儒門所謂孝子慈孫者也方今上自京師下逮郡邑致崇極於佛者莫不因物產之

盛憑國家之力猶恒若不及況泉林不仰縣官不資常
住振法基於未墜紹宗緒於無窮者乎宜爲刻辭著在
金石其辭曰佛入中國餘二千載厥象伊皇高視六合
横敷四海其流湯湯河汾著書佛乃聖人教則西方明
明我朝並建三氏奄有萬國列刹相望照地燭天前無
古昔劘腴錫衍跨州連縣寶衣玉食式名休祥保合太
和孰臻其極懿此泉林扶顛持危僻在東湖畢力殫慮
祇率乃事有抗厥初廣殿重樓高壯邃嚴弗儉弗踰瀏

瀏清泉落落長松樂是幽居有詵其徒有扶其儀趾德濟美群經在几鐘鼓在簴以祝天子永遵其道傳燈經祖以作敎軌

冲玄觀記

皇慶二年春二月始作冲玄觀夏六月觀成觀在富州之南第三十七福地豐山之陽五里所雕峯之下因黃氏之故祠也西南維黃氏世盛宋慶元初朋黨論起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瀛進讜議十二篇歷詆外

戚韓侂冑蠹國亂政天下誦其名嘉定初以壽終其子通直郎知衡州常寧縣直方葬於峯之南雙井原因建祠曰雙井菴命始豐之仙林觀道士靈寶大師賜紫歐陽某奉祠事且約世守之未幾常寧之夫人徐氏卒葬峰之東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菴皇慶二年常寧四世孫征東儒學副提舉可自雙井菴延禮聶爰靜主之師至即撤舊祠闢地為觀不數月而工畢飛殿壯麗高廣雄深門廡端直庖廩完固飛雲之樓矗其西黃氏及后

土氏之祠翼其東文梁藻井之制雲房齋廬之次煌扈於其内鐘鼓之聲笙磬之音鏜鞳乎其外於是晝霧出極夕溜殷砌翠柏拒冬長松無夏神君仙人儵忽來往山川不改其舊而十倍故祠矣請名曰冲玄之觀又嘗與其師歐陽維新買田五頃有奇至是盡歸於觀以養學徒奉鳌事君子曰惟不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功忘利而有成功非信道而勇於立者不能也使聶君不為老而為孔氏得志當世所至宜何如黄氏其

知人矣延祐七年春征東之子尚敬尚忠請伐石紀功因推道德之端極内外之辨而為之辭以授其徒黄晞平孫誠則等刻之其辭曰猗歟邈哉五千之文上探無始下酌黄軒達性立命執經御權剛柔存亡進退後先糠粃天下道德之源玄門既闢教道滋盛水旱疾疫禱祠禳禜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奔走雷風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應乃道之文匪道之性志士長往獨善其身鍊形制魄守精馭神蟬蜕宇内飛翔天津匪道之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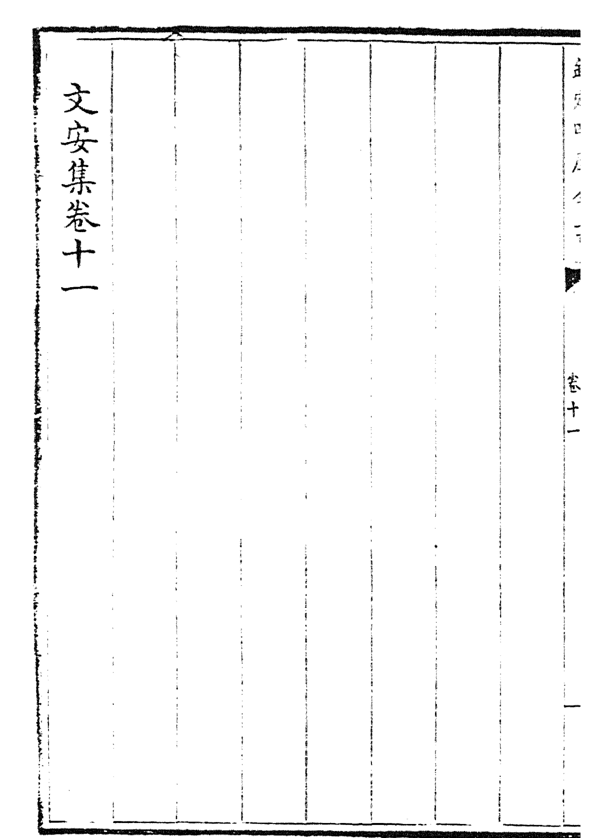
乃道之屯孰行罔至孰用罔治蕭曹以臣漢文以帝慈
儉爲寶敦樸是貴雖慙三五終邁七制迨於我元總攬
萬國國既殊俗治亦異術既尊素王亦兼老釋或齊以
禮或道以德化成天下立治之極豫章南境豐城故邑
崇崇始豐神明所集跂彼雕岑雲蒸霧濕有屋渠渠有
阯岌岌偉哉聶君有此駿功黄氏以祠老氏以宫居有
所養學有所宗敬哉學人罔或不恭執德之恒守道之
中祈天永命萬世攸同

彭州學記

蜀彭州孔子廟學燬於兵九十餘載有司備位因弊承簡春秋有事綿蕞行禮治具弗張民習於野至治中太守劉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謀爰度迺復其舊而教養之道猶闕今太守則曰興學而不知教養與無學同於是縮濫節浮擧俸稱貸月計其息墾廢辟荒時殖嘉穀歲取其入以具祭養以為經常合凡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師以教故入其廟則棟宇雄麗禮樂備擧

聖師洋洋不動而應入其學則堂宇修潔絃誦洋溢民
吏觀感不令而化其文學姓某沿牒京師請紀金石乃
告之曰惟蜀與宋終始聲教淪洽民心固結故國朝用
兵積數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
更為賓主治者狃聞襲見以遺風舊俗為可鄙前言往
行為可陋至有鴻儒宿學林潛谷逝其道莫聞況復有
知學校哉故學校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
知學則失其政學校廢政事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

興後守克承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夫蜀學有揚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群儒迭興徽言懿行著在簡冊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劒閣無所用其關瞿塘無所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文安集卷十一

文安集卷十二

元 揭傒斯 撰

碑誌銘

大元勑賜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囓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

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緡富屈於貲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獘可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

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其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

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江北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皁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山為鬬雞臺有水則尺為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没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法皆冰所為也又東為離

灘又東過凌虚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釃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灞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

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綻黄水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于馬壩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輙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

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堋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及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

桐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傍種蔓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以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

緣渠所置碓磑紡績之處以千萬計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功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功之檄不絕於吏所漑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馬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

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傒斯記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序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己溺之后稷播種猶己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為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寘行之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

敏憂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奸利置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彌智竭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於山者百

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賈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涖此土者尚永鑒於兹勿怠其政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為秦秦可忘兮國有

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岩嶅載亂石兮堰江濤堰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為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煒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為汝詎知兮予所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鼋鼍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子来堰既作兮民無患菑此豈予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川蜀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功

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窮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為牐十六

以達于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為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制於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傒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横之禁杜奸利之門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狠悍歲數壊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恃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濵度功即工大攺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

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堨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徹故𢖍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為門縱殺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為門容折其三以為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廡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參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為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

以為鑿崇翼之外更為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礲劖碤闒以勁鐵厓削砥平渾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二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錘決堨艤棹魚貫水平舟行伐鼓歡呼進退閑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功計石工百六

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陴三之一視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

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修其石之岩陁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隄以閼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于陪尾絶者通之鬱者斯之為杠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牐之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真兵部尚書

李鄂囉齊中書斷事官蒙蘇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蔵水以待暍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莩則男女異葬之餓者為粥以食之死而蔵飢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寧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无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懐甚忠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

所遇也惟茲牐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

感故詳於是碑以告役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

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驅夕檣垂四

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

徒既滌既修濟牐攸基先雞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

疾者藥之死者櫘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

亟勿遲十旬之間適潰于成智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

行舟若遵大逵舳艫相銜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眄咨嗟曰惟京師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于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億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截其肆有菀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天嶽山之夫容峯後傳以為仙云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来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儵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脩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廪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曽編修巽申為請於玄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宫明年

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顔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為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宷初隱夫容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别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絶境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才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

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托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禄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将老馬其猶有乃祖之風與辭曰

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玄武乍蜿蜒而回伏兮

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萃兮覽平原之膴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匡仙之故居枕黑潭之黕淡兮大江淘而右趨步靈皐而造神濵兮顧列仙之攸館浮丘既厭世而高馳兮閻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以調笙抗文龍之雲旗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孔子欲乘桴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作兮道凜乎其莫留何感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

引矧兹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藴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宫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蔉蔉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宫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閤皂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絶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宫二為觀二十有一

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峯之下玉澗之上云即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言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號於此唐之李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靈寶又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玄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宫

宫之衆幾六千指為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醮於此故王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宫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冲雲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宫楊侍清始復其宫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宫日以修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閤門宣賛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

宫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宫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録與知宫謝景巽謀大新其宫以稱上賜景巽乃種樹積財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宫中王實仙等木惟楝材得巨樧株於郡人鄧守一餘皆取

之謝景巽所手植之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峯有太白雲臺君王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絶之處高摩天闕勝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

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固
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
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覩也古今隱居得道
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立明等十人漢梅
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
平宋沉鱗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
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
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於此使天下之人披

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絶境矣而萬壽承天宫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宫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宫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為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宫者通玄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宫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然又甞識何君

序已復係以詩詞云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嶴峙爭長雄玉笥嵯峩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為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為九峻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晝隨豐隆壽春真人抗靈踪玉壇佳氣常鬱葱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舂羣峯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郁不同重巖洞壑守鬼工

白猿夜嘑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
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玄洲長史白玉容
八十二口来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
珠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
忽而不見空冥濛或聞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曉啼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响猶渢渢霓旌羽節何當降
霞衣飄飄珮琅璁下與世人哀瘝恫身為風牧嘗先鴻
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返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

氣酣飛上三會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崧落日照作金芙容三峯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横縱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峯相倚如駏蛩紫薇髙閣紫霞冲石橋金柱爭龍嵸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秋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仙来不来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顔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珮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来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閲絶景忘春冬

勑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甚處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鑿石為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河大川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媪之子也媪為巫五十餘年媪死益襲其業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於其里前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今

中政院使哈喇特穆爾相以私錢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罷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九月十日為請於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實喇卜使奏命臣傒斯紀其事於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為善之略如此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於民者宜不限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道

著矣故傳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無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善惡之應皆人所自為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禜亦因其人心所感而為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為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關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為善之應耶亦其所自為也神既以此而受福於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

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為能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為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稽首而著其說復為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来兮如雲神之去兮如雨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来神不来兮心孔悲神之来兮民之依黄屋兮赤旂左諸葛兮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國兮踰漢

威時長戟兮丹轂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芃芃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芳神永世兮兹顧享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户府知事闞文興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襃顯以慰邦人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

闕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於麗牲之石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户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釣眼夜率衆為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闕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汙之紿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惟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

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
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於
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恤其宗親
乃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
守言表其故塋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
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
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
必待張侯賛之人之伏岩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於

天下不亦難矣況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為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闞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綰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於境已閉閤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闞文興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凶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内不暇擇地而死

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
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皆有茍免之道
而不為也然江淛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徵張侯英
毅必不俟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闞之死其君王之死其
夫亦豈欲求廟食冀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
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
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詞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仡仡闞侯夙

佐戎幕匪矛匪戟而簿書攸記婉婉王姬来嬪于闔夙興夜寐惟警戒是鑒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山岩岩以海為疆謂國既平謂咸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内生孽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忽不集唯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刻辭為臣妾之規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為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獘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為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孚黄希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叙其概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從胡氏純饒氏應

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賢士龔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為重富貴利達為輕而孔孟之道為大邑人翕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己以户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答從容進曰大父耋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貸當代輸令大驚試以尚書禹貢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絶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乃

可時時手注善藥口中翼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黃有殺人之舅誣其甥而已証之者先生至邑廉得實白而正之咸淳初度宗潛藩恩試京師謁陳尚書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賔退尚書曰能一詰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嘆久之咸淳癸酉復與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也日往問焉其没也無以為哀已葬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生遠矣今之讀周程朱張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遠

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早世孫男五名與

賔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乃銘之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摩盪忽而淄磷惟君子人内

主外賔彼徳於天吾自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邈矣

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銘

世有朴山易説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著

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獻之天
子徵為秘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亦以
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曾孫有開有才藝有德行
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季祖實為江淮轉
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求事江南吳王為
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續又事江南李主亦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是為懿公遷金陵亂孫美舉家南竄至太
和家焉遂為太和嚴氏自懿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

秘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宋慶歷壬午進士迄宋亡為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常獲與子詳吾世家於京惟大父積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辭敢請按先生字子方曽大父諱光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康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驤文用文孫男四曽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墓在縣南之某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

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
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
氏兩世相霸國而轉徙喪亂曾無寧歲積十有餘世乃
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
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即自免去曰吾豈
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言知幾矣銘曰
經之全惟易然言之難公得馬子若孫尚永傳

樂丘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疾癘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順浩先生順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家入清真觀為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蓧真大師教門高士以為郡

道録即為之不辭歴住沖虛觀梅峯道院所至禱雨暘

已疫癘崇棟宇辟土田至於起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

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歩履飄飄然纔如四五十人

又善為歌詩一字不作俗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

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

者豈守其真而涵其迹耶髙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

地果無終乎則纍纍乎莽蒼之野者何為而有之天地

果有終乎則炳而為日月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河

海何為而莫之易也故聖人能存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有終衆人常欲存其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纍纍者吾獨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烏知老聃者天地存亦存天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為樂丘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為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為之志而歌曰

猗順浩兮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順浩兮不與我

期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爍爍不可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樂

大元勑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實喇卜召臣傒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别勑新南臺治書侍御史臣庫庫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篆其額臣

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旄杖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於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救政理於內功不絶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説者惟董氏而已以臣僕斯獲備載籍與有榮耀故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為真定藁城人曾大父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

院事典瑞卿諱文忠龍虎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
稱父資徳大夫御史中丞諱士珍公始入太學簡知世
祖召問時政條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治仕則辭
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補内供奉歴尚服院懐慶路判官
河南行省理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
東廉訪使河南湖廣參知政事漢中湖南湖北廉訪使
累階正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
年以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

閑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懐慶之行閑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為御史舍浙東以疾棄河北皆閑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无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某官公之左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遇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臧獲盡其恩諸弟妹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

之如一公之居官潮壅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為利及公為河南竟濬之河北畿部使者下令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為貢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毁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為貢院江西歲給蒙山銀冶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興國龍閣諸山亦多産銀有請色辦蒙山銀者公曰此奸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於鄂赴漢

中過汳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參軍事肅清郡邑以
逆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博囉守潼關關果
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為河南
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
下大饑武昌郡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徼大利城中斗米
至萬錢公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輟貢士
莊錢入學養士恐以饑廢講刻朱文公戊申封事於南
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贓聽民誣父妾員

財逃妄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平生於
朝廷無干進之牘於權門絶私謁之迹又不幸年止中壽
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如是而止悲哉然
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録及觀董氏家傳朝野
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
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
樞公寄天子腹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
可謂無忝乃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

鶚之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為九族師封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鎋鉉錀也壻子女各一人男鐩鎋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羣玉内司事廉直貞亮為英宗文宗所知及鉉之篤行錀之好學鐩之修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為孝子慈孫龍虎公累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謚忠烈僉樞累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謚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勲皆上柱國爵皆趙國公銘曰

天啓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獨保天迪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鄴留佐命興劉有舉必賢有謀必酌惟滿是戒清靜是修又如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善是懋而子而孫半於天下王公令僕方駕並駕人惟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窮莫之敢遏豈彼驕陽爥灼歊蒸欻兮凜秋為寒為冰矧玆董公翼翼其承惟祖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用不盡材壽不侔德而公之嗇而後

之益隱卒豐終為天子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為天和老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龎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於學其門戶將大又嘆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贛上至廬陵家焉三

世至榮道盡讓田廬兄弟而自立榮道生慶善慶善生鶚飛是為天和博學善為文章有盛德著書百二十有六卷生四子恵愿顒日章日章從老氏學恵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顒生宋庠宋安宋永字儀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嘗三貢於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士第為韶州仁化簿尉卒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不止太學功可必貢且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尋

沒功可喪明然儀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為人所尊尚稱鄉先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沒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衰經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墓而文丞相題其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絶人貫穿諸經羅畧百家而為人温厚

純慤和而不同為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遊者皆賢子弟其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婚嫁之而見之未嘗不以禮晚歲樓於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無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玆樓矣及其歿也飲酒三日無疾而沒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為新會教官卒凡喪紀惟靖而已女一人

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宜立宜和宜肅女一人曽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為人簡慤嚴重且其為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甗之事云銘曰

趙昔有甗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果弗靈甗既墜矣天開聖朝昔視為祥今視為妖温温君子弗究以老譪譪令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曰子曰孫念爾祖考允大爾

門

奔清甫墓誌銘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厓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黄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貴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

是聲日起家日裕而無推剥糜爛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為之者君不應然學校每賴君以為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視其嫂如母撫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無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為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犬豕使各得其所故家羈孤淪落旁皇無所歸或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

橫逆相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卒年七十二將以没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卬山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泠以書謁銘君之先汴人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為侍禁靖康之亂從隆祐太后南幸至安城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逸孝宗時舉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郎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尉士同士同生志

學是為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男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奔故冒奔氏興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竒女三長適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賔次適倪剛大孫男五長中泠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樹立既食於醫能為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敎子孫沒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猗民之生汨汨營營為之禮樂以防其情為之藥石以

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善為政者不失其經善為方者不爽其平惟以保其真嗟嗟奔卿子孫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關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即掇高科都顯官立威名至有閉户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楊綬又獨嶄然羣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為文鉤玄抉幽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沈鬱固將就平

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説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必冠帶與人交必敬為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毁譽屈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同學亦皆以為不能及熊先生没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吾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孤某年月日葬於某以狀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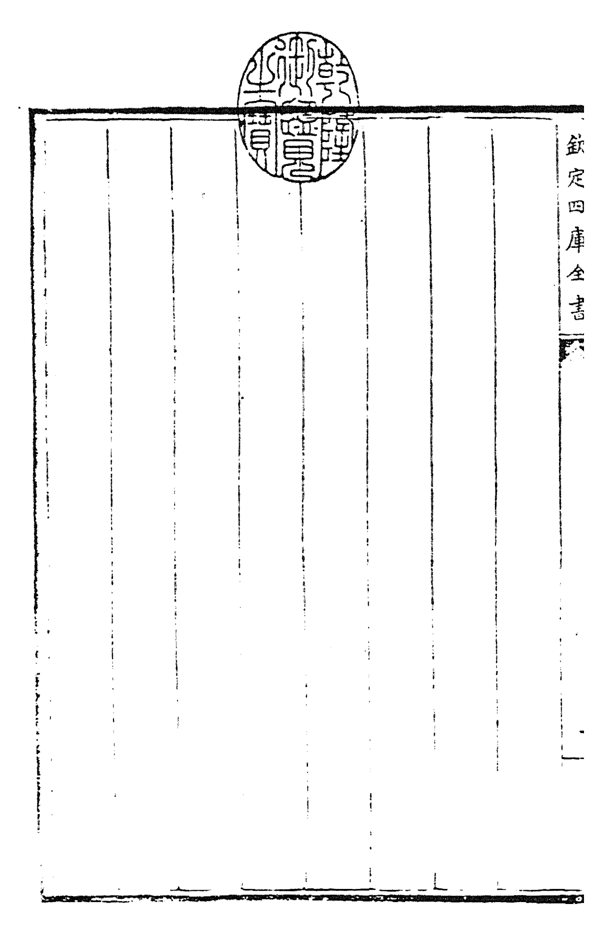
其先閩世家五世祖顯壽徙豫章遂為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生炳及開慶己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子以會龍次子惟善為子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早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師友以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脩短懸於天學之成否係於人是以君子之學嘗恐志未畢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即已矣若楊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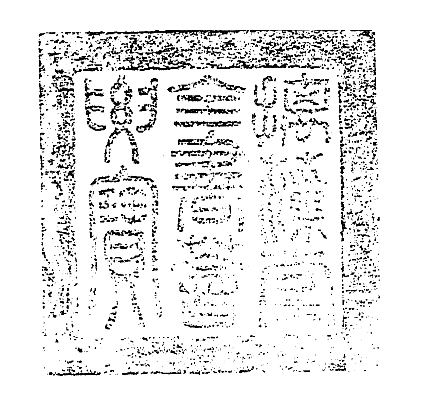
梗枏豫章爲棟梁兮璆琳琅玕爲珪璋兮才而短折君子之傷兮

文安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七頁後四行塔喇海舊作答剌海今改

卷十二第十頁後一行鄂囉齊舊作與魯赤又蒙蘇舊作忙速今並改　十九頁後一行哈喇特穆爾舊作哈剌帖木兒今改　十九頁後四行實喇卜舊作沙剌班今改後倣此　二十九頁前八行庫庫舊作巙巙今改　三十一頁後二行博囉舊作孛羅今改後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謄録監生臣周元